

# 唐代銅鏡銘文初探

## A Basic Study of the Inscription of Bronze Mirrors in Tang Dynasty

李孟學

Li Meng-hsueh

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史研究所碩士

### 摘要

唐代銅鏡是繼漢代銅鏡之後第二個中國銅鏡製作的高峰期，然而唐代銅鏡在裝飾手法上，與漢代銅鏡大異其趣。即使是繼承漢代銅鏡裝飾手法的銅鏡銘文，其銘文裝飾風格與內容都和漢代出入甚大，獨具唐代特有的風格。前人對唐代銅鏡銘文之研究，多以為斷代依據之文獻參考，少就內容及風格上作探究。本文擬先以文字在鏡面上的布置，作類型之分類，繼之以銘文內容作一探究，後考察唐代銘文之書風，亦加以分類。希望透過本文蒐集分類之嘗試，替唐代銅鏡之銘文得一粗淺之概貌。透過書風上與唐代碑刻書法之比較，唐代銅鏡之銘文，不僅有著出乎想像的多樣性，並比對之過程，能見其時代之變遷。除有助於傳統斷代之依據，亦能見唐代銘文多變豐富，具有高度之藝術價值。

【關鍵字】唐代、銅鏡、銘文、書法、楷書、篆書

## 前言

唐代銅鏡是繼漢代銅鏡之後第二個中國銅鏡製作的高峰期，然而唐代銅鏡在裝飾手法上，與漢代銅鏡大異其趣。由於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，唐代銅鏡在裝飾紋樣上，出現走獸、花卉、佛教圖像等紋飾，為漢鏡所未見。而另一方面，唐代銅鏡也承繼了漢代銅鏡以來的裝飾手法，其最為明顯之處，即是銅鏡上的銘文。

不過，唐代銅鏡雖然保留銅鏡銘文的裝飾傳統，但相較於漢代銅鏡，就內容與風格言，變化甚鉅，而且唐代銅鏡有銘文裝飾者，較諸漢代銅鏡，在比例上減少甚多。除繼承漢鏡文字布局以外，唐代銅鏡新發展出幾乎全以銘文作為鏡背裝飾的獨特風格，在文獻著錄和後來出土文物都有見及。這種充滿銘文的唐鏡，似乎也是此時新出現的裝飾風格，為前代所無。帶銘文的唐代銅鏡，雖然在唐鏡數量中的比重甚小，但由於早期學者對銅鏡的研究側重銘文，因此累積了相當的研究，囿於當時時代環境與材料的限制，無法深入討論，至為可惜。本文希望就近年豐富的考古資料，並各地公私立博物館收藏圖錄，以前人研究為基礎，擬從銅鏡銘文形式、內容及銘文書風三方面加以討論。冀使銅鏡此一製作精良的工藝作品，帶領吾人探索唐代美術的更多面向，使今人能對唐代美術有更多樣的認識。

### 一 前人研究

早年學者研究銅鏡，往往側重銘文，因此銅鏡定名，若有銘文，常節取銘文為名。以今日流傳文獻來看，最早紀錄可追溯自宋代王黼所編《宣和博古圖》，至清代敕修《寧壽鑑古》、《西清古鑑》、《西清續鑑》，民間如馮雲鵬馮雲鵠所編《金石索》、錢坫《浣花拜石軒鏡銘集》等，亦多有紀錄。如《宣和博古圖》中所記載鏡鑑之名，「萬春鑑」取自鏡銘「天子萬春…」，「瑩質鑑」取自鏡銘「練形神冶，瑩質良工…」，「武德鑑」取自鏡銘「武德五年歲次壬午…」，<sup>1</sup>亦有鏡銘為星宿名稱，稱「二十八宿鏡」云云，<sup>2</sup>不一而足。然清以前所見銅器圖錄，多只提供圖像、尺寸、重量等基本資訊，無進一步討論，對古代銅鏡的認識有限。

十九世紀末，西方學者開始對唐代銅鏡產生興趣，隨之日本、中國學者陸續

<sup>1</sup> 王黼，《宣和博古圖》第28卷（台北：新興書局，1969），頁2235-2237、2273。

<sup>2</sup> 馮雲鵬、馮雲鵠，《金石索》（台北：德志出版社，1963），頁865-866。

加入研究，漸成一重要領域。然西方與日本學者，多專注討論「海獸葡萄鏡」等特定鏡式，至於鏡背的紋飾元素以及鏡銘，僅有少數學者提及。如梁上椿於戰前出版《巖窟藏鏡》，戰後亦有發表數篇文章，討論銅鏡銘文。<sup>3</sup>其中，他將唐代銅鏡帶有銘文者歸於一類，即所謂的「駢體銘鏡」或「韻文銘鏡」，<sup>4</sup>乃根據唐代銅鏡銘文內容加以定名。梅原末治《唐鏡大觀》、矢島恭介、中野徹等日本學者亦略有提及銅鏡銘文。<sup>5</sup>唯大體論之，學者討論唐代銅鏡銘文，僅止於紀年憑據、文體形式，兼及少數內容考據。至於類型及書體等藝術表現之範疇，則罕有論者。因此，本文欲先討論銘文形制之類型與銘文字型書體，再佐以前人對紀年、考據、文體形式等側重文獻意義的討論，試圖對唐代銅鏡銘文有較為周延之理解。

## 二 唐代帶銘銅鏡之分類

有關唐代銅鏡之分類，學者看法甚多，<sup>6</sup>亦有學者再就特定時代另加畫分，如持田大輔對初唐時期的銅鏡，以鏡紐基座為基準，分作三類，<sup>7</sup>但無針對銘文作分類者。<sup>8</sup>筆者首先擬以唐代銅鏡銘文於鏡背上分布的狀態為基準，分作三類。第一類是銘文位於銅鏡背面外圍，可稱之為「帶狀銘鏡」；第二類是鏡背以銘文為主，可稱為「純銘文鏡」；第三類是不屬上述兩類者，歸於「其他」。

<sup>3</sup> 梁上椿，〈中國古鏡銘文叢譚〉，《大陸雜誌》第2卷第4期（1951年2月28日），頁18-20；梁上椿，〈中國古鏡銘文叢譚（續）〉，《大陸雜誌》第2卷第5期（1951年3月15日），頁16-20。

<sup>4</sup> 關於「駢體銘鏡」的說法，係梁氏在《巖窟藏鏡》中所用。但後來他自己修正這個名稱，改為「韻文銘鏡」，因為銘文當中，亦包含五言詩及駢體回文等。梁上椿，〈隋唐式鏡之研究〉，《大陸雜誌》第6卷第6期（1953年3月31日），頁190。

<sup>5</sup> 梅原末治，《唐鏡大觀》（京都：同朋舍，1985）；矢島恭介，〈唐鏡の圖紋と形態について〉，《國華》第656號（1946年9月），頁253-257；中野徹，〈金工〉，《隋唐の美術》（東京：平凡社，1978），頁200-201。

<sup>6</sup> 台灣方面，梁上椿對隋唐鏡分作八類，顏娟英分做四大類。參見梁上椿，〈隋唐式鏡研究〉，《大陸雜誌》第6卷第6期，頁189-191。顏娟英，〈唐代銅鏡文飾之內容與風格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60本第2分（1989年6月），頁289-367。大陸學者，早年沈從文分作四大類，孔祥星分作十一類，徐殿魁分為十六類，常智奇分作二十六類，管維良分為十八類等，頗為駁雜。參見沈從文，〈題記〉，《唐宋銅鏡》，收入《沈從文全集》卷廿九（太原：北岳文藝出版社，2002）；孔祥星、劉一曼，《中國古代銅鏡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8）；徐殿魁，〈唐鏡分期的考古學探討〉，《考古學報》1994年第3期，頁299-341；常智奇，《中國銅鏡美學發展史》（西安：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0）；管維良，《中國銅鏡史》（重慶：重慶出版社，2006）。日本學者，秋山進午則將隋唐鏡大分為前期後期，前期分為四類十式；秋山進午，〈隋唐式鏡綜論〉，《泉屋博古館紀要》第11卷（1995），頁1-82。

<sup>7</sup> 持田大輔，〈隋代・初唐期における銅鏡の分類と編年〉，《早稻田大學會津八一紀念博物館研究紀要》第11號（2009），頁27-44。

<sup>8</sup> 筆者曾試圖就團花紋鏡分類中帶入銘文為分類基準，唯並非針對銅鏡銘文，故不列入。參見拙文，《唐代團花紋鏡研究》（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9）。

這三類當中，以第一類「帶狀銘鏡」佔唐代銅鏡有銘文者比重最高，此種銅鏡鏡背外區通常有凸稜分界，依鏡面大小可分作兩層或三層不等，整個鏡背布滿紋飾，銘文則位於鏡背外圈或中圈，文字依順時針排列，文字內容可視為一整體，有時會有其他的文字點綴在紋飾之間，如日本藏有數面「永徽元年」銘帶方格四神鏡（圖 1），「永徽元年」四字夾在銅鏡最外緣的帶狀紋樣當中。



圖 1 「永徽元年」銘帶方格四神鏡，唐，直徑 18.5 公分，會津八一紀念博物館藏。來源：《早稻田大學會津八一紀念博物館研究紀要》第 11 號，頁 37。

一般而言，此種唐鏡的銘文內容，基本上以四字、五字，或長短交錯的韻文為主。有些用字華麗，句多對仗，或是迴文形式，明顯是受到駢文的影響；亦有直接抄錄詩句，偶改一二字的例子。這種駢體式銘文是帶狀銘鏡最顯著的特徵，<sup>9</sup>可以反映出隋唐之際行文之風尚，如王士倫認為「當時駢文在社會上仍有很大勢力，所以駢文鏡銘風行一時」。<sup>10</sup>關於此類帶銘鏡銘文的詳細內容，由於內容繁雜，茲於文後表列為之（見附錄一）。在浙江上虞出土一面「天象鏡」，鏡背有三圈銘文，每圈銘文內容各自獨立，內圈為廿八宿的名稱，中圈為天干地支，缺「戊」、「己」二字，外圈為三十三字銘文。銘帶圈當中有四神、四位仙人及北斗

<sup>9</sup> 梁上椿，《巖窟藏鏡》第 3 集（北京：育華印刷所，1940），頁 7。

<sup>10</sup> 王士倫，〈關於鏡銘的若干問題〉，《浙江出土銅鏡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7），頁 29。

七星等圖像。<sup>11</sup>此鏡文字甚多，但內圈與中圈的文字與外圈的銘文可獨立看待，因此將其歸為第一類「帶狀銘鏡」之中。



圖 2 開元十年月宮葵花鏡，唐，直徑 16.1 公分，上海博物館藏。來原：《練形神冶、瑩質良工—上海博物館藏銅鏡精品》，圖 93。

第二類純銘文鏡，通常字數甚多，銘文多布滿鏡背，僅有少數紋樣裝飾點綴，現存實物甚少。上海博物館藏一面有開元十年銘的「月宮葵花鏡」（圖 2），鏡背有銘帶三圈，中間為一獸形鈕，鈕的左邊為一桂樹，右邊為一立兔持杵，下方為一蟾蜍，顯然是將中間圓形的空間視為月亮。鏡銘有一百五十六字，由外圈念至內圈，上海博物館稱其為「唐鏡中銘文字數最多者」，<sup>12</sup>然錢坫《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錄》中有一面「六朝回文鏡」，錢坫稱：「《同文類聚》稱唐婦人所作…余以文詞字跡不似唐世，繼續歐陽詢《藝文類聚》、徐堅《初學記》等書所載六朝鏡

<sup>11</sup> 任世龍，〈浙江上虞縣發現唐代天象鏡〉，《考古》1976 年第 4 期，頁 277。

<sup>12</sup> 該銅鏡銘文內容為：「楊府呂氏者，其先出於呂公望，封於齊八百年，與周衰興，後為權臣田兒所篡，子孫流進家于淮陽焉。君氣高志精，代罕知者，心如明鏡，曰：得其精焉。常云：秦王之鏡，照膽照心，此蓋有神，非良工所得。吾每見古鏡極佳者，吾今所製，但恨不得，停之多年，若停之一二百年，亦可毛髮無隱矣。新州刺史杜元志，好奇賞鑒之士，吾今為之造此鏡，亦吾子之一生極思。開元十年五月五日鑄成，東平郡呂神賢之詞。」見陳佩芬，《上海博物館藏青銅鏡》（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87），頁 53。

銘，並多此體，然則定為六朝近之。」<sup>13</sup>然依書中所繪鏡背圖案，為一八瓣葵花型鏡，應是盛唐以後的鏡型，故應視作唐代銅鏡。此鏡以回文排列出宛如花瓣一樣的圖案，中有八卦，錢坫稱有兩百零八字，<sup>14</sup>較上海藏鏡字數為多。類似《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錄》中所記載的回文鏡，近人亦有收藏（圖 3），鏡銘計有一百八十四字，鏡背的設計大體相類，但鏡緣為圓形，且最外圈有一獨立之鏡銘。<sup>15</sup>



圖 3 鑄金鏤範銘駢文回文鏡，唐，直徑 26.9 公分，張鐵山藏。來源：《唐代銅鏡與唐詩》，頁 37。

<sup>13</sup> 錢坫，《浣花拜石軒鏡銘集》，收入許東方編，《金石叢刊初編》（台北：信誼出版社，1976），頁 413。

<sup>14</sup> 鏡銘內容為：「馳光匪啟。設象臺懸。師敦禮閱。已後人先。奇標象烈。耀秉光宣。施章德懿。配合樞旋。嗤妍瘁盡。飾著華鉛。熙雍合雅。約隱章篇。詞分彩會。議等簡筌。移時變代。壽益延年。規天等地。引派分泉。池清透影。羽翠含鮮。卑□□□。□□□全。看分翠柳。鬢約輕蟬。摘詞掩映。鵲動聯翩。披雲拂雪。戒後瞻前。隨形動質。議衍詞編。姿凝素日。質表芳蓮。疲忘□□。□□瑕捐。枝芳表影。玉綴凝煙。儀齊罔象。道配虛員。圍閨慎守。暮蚤思虔。漪漣配色。繡錦齊言。垂芳振藻。句引星連。溜磷異迹。徹瑩惟堅。釐豪引照。古遠芳傳。照日冰光。耀室菱芳。日月曉河。澄雪皎波。」錢坫，同上註，頁 412。

<sup>15</sup> 此鏡鏡銘可分為三部份。最內為鏡紐外圍如蓮花仰視的八瓣圖案，內為回文「珍寫妙雪真假照傳」，中為八圈相扣之帶狀圖案，圈中有八卦，帶中銘文為「先蚤姁德後式津。詮赴洛寫望遙秦。川長迴志昵情殷。弦睽好阻操悲申。纏金贈志締想仁。旋合瑟契軫承巾。綿途嘆鑒影懷欣。賢惟潔操義昭身。專心在舊美譽新。編志寫渥翰情陳。年椒染晚菊詞賦。鈐妝式冶漱資勤。虔思盥漱敬展晨。全暮柏肅爾霜筠。堅貞昂節信余循。妍妖屏媚娣惟新。」，鏡緣最外圈則為「鑄金鏤範。鑄銑圖珍。駢華瑩玉。孕彩雕銀。圓菱泛影。湛桂開輪。調邾屏壁。滌穢疏神。懸光鳳跂。環影鸞馴。鈿花寫曙。鬢葉含春。傳暉照膽。鑒回浮鄰。褰台想質。啟畫思人。」王綱懷、孫克讓，《唐代銅鏡與唐詩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），頁 36-37；銘文內容並參考李懷通、李玉潔，《中國銅鏡觀》（鄭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2010），頁 367-368。

第三類其他帶銘文的唐鏡，即銅鏡中的銘文不是位於固定的銘文帶中者，一律歸之。初唐銅鏡之中，即有文字置於鏡飾圖案當中，似為紋樣布置的一部份。而紋飾帶或凸稜分界的鏡背裝飾手法到了盛唐以後漸漸消失，鏡背通常為一完整的畫面，銘文或置於圖案當中，或與圖案交錯。此類鏡種差異甚大，又可根據圖像形式細分幾種：第一種為「真子飛霜」及「榮啟奇問曰答孔夫子」銘鏡（圖 4、5），銘文位於鏡鈕上方，置於格子當中，猶如榜題，應為鏡背圖像之說明。第二



圖 4 真子飛霜鏡，唐，直徑 21.5 公分。來源：《中國古代銅鏡》，頁 147。



圖 5 孔子問答榮啟奇鏡，唐，直徑 12.7 公分。來源：《中國古代銅鏡》，頁 151。

種為鏡背羅列各式吉祥圖案，旁有文字注記，如京都國立博物館藏的「瑞圖八花鏡」（圖 6），圖案旁文字分別是金勝、連理竹、比翼、合歡蓮、嘉禾、鳳凰、合璧、連理樹、比目魚、嘉瓜、嘉麥、同心鳥等「十二瑞」，<sup>16</sup>字圖交錯配置。第



圖 6 瑞圖仙岳八花鏡，唐，直徑 21.6 公分，京都國立博物館藏。來源：《特別展唐鏡》，頁 55。

三種則是背面有道教圖案的銅鏡，種類甚多，如有結合八卦星辰山石的鏡背，鏡紐四周有山石圖案及篆字銘文交錯排列，<sup>17</sup>亦有類似第一類銘文位於外圈帶狀者，不一而足。<sup>18</sup>第四種是鏡背圖案為八卦與四神，如浙江省瑞安縣出土的「唐八卦四靈鏡」（圖 7），鏡紐四周有「絕上藥銅」與八卦圖案間隔排列，鏡面上還有「五月五日」、「百練銅」之銘文。<sup>19</sup>第五種是鏡背有山水圖案之鏡，如日本所藏「海磯鏡」（圖 8），鏡背四方有從中向外延伸的山，山與山之間有走獸、遠山、樹林、人物等圖案，而環繞在鏡紐四周的中心地區則是水波紋樣，在水波紋樣中間有「江中五日」四字。<sup>20</sup>

<sup>16</sup> 保坂三郎，〈唐鏡〉，《古代鏡文化の研究》3（東京：雄山閣，1986），頁 20。

<sup>17</sup> 洛陽博物館，《洛陽出土銅鏡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8），頁 12。

<sup>18</sup> 王育成，〈唐代道教鏡實物研究〉，《唐研究》第六卷（2000），頁 27-56。

<sup>19</sup> 王士倫，《浙江出土銅鏡》，頁 13。

<sup>20</sup> 保坂三郎，〈唐鏡〉，《古代鏡文化の研究》3，頁 17。





圖 7 八卦四靈鏡，唐，直徑 2.5 公分，浙江省瑞安縣出土，瑞安文物館藏。來源：《浙江出土銅鏡》，圖 113。



圖 8 山水禽獸文鏡 (海磯鏡)，唐，直徑 23.8 公分，池田庄太郎藏。來源：《唐鏡大觀》，圖 68。

### 三 唐代銅鏡銘文內容

唐代銅鏡銘文與兩漢時期的銅鏡銘文，無論在內容或表現形式上均差異甚大。就內容論，兩漢時期的銅鏡銘文內容多半以實用角度出發。若以梁上椿的整理分類來看，有紀念贈答類、吉祥慶禱類、歌頌宣揚類、神話類、紀年類、紀事記名類六種。<sup>21</sup>銘文內容較隋唐鏡銘，比較直接簡單，如「長貴富，樂未央。長相思，毋相忘」、<sup>22</sup>「日利大萬，家富千金」、<sup>23</sup>「新作大鏡，幽律三綱，配德君子，清而且明，同出徐州，師出洛陽，雕文刻鏤，皆作文章。左請右虎，師子有名，取者大吉，長宜子孫」<sup>24</sup>等，語多重複，直接了當，甚至直接放上年月人名。相較之下，隋唐鏡銘文內容不像漢鏡提供許多年代或人名的資訊，且漢鏡銘文中多含有神仙思想，至隋唐時則多為描寫世俗生活，兩者差異甚鉅。雖然隋唐銅鏡之鏡銘係延續漢鏡鏡銘的傳統而來，但大抵並不適合與漢鏡一併討論。

至於學者對隋唐銅鏡銘文的研究，如梁上椿將其分做三類，即：1. 紀年記名類，2. 歌頌讚美類，3. 道家類；<sup>25</sup>而王士倫認為，唐代銅鏡銘文可分為四類：1. 銅鏡之精妙，2. 夫妻恩愛，3. 抒發少女心情，4. 頌禱。<sup>26</sup>從筆者所徵得的銘文內容來看，隋唐銅鏡的銘文約可分作五類：1. 描寫銅鏡特性，2. 描寫使用者，3. 道教吉頌之內容，4. 迴文詩賦等文學作品，5. 其他。以下就各類加以敘述。

#### 1. 描寫銅鏡特性

唐代銅鏡銘文內容中最主要者，即描寫銅鏡的特性，如「桂臺月滿，出匣光妍」、「形圓曉月，光清夜珠」、「練形神冶，瑩質良工，如珠出匣，似月停空」、「湛若止水，皎如秋月，清暉內瓢，菱花外發」，以珠玉、圓月來形容鏡子的明亮；而如「紅粧應圖，千嬌集影」、「當眉寫翠，對臉傳紅」、「官看巾帽愁，妾映點粧成」等句，則是在描述鏡子化妝照容之用途。

#### 2. 描寫使用者

<sup>21</sup> 梁上椿，〈中國古鏡銘文叢譚〉，《大陸雜誌》第2卷第3期，頁3。

<sup>22</sup> 轉引自梁上椿，〈中國古鏡銘文叢譚〉，頁3。

<sup>23</sup> 同上註。

<sup>24</sup> 同上註，頁18。

<sup>25</sup> 梁上椿，〈中國古鏡銘文叢譚（續）〉，頁16。

<sup>26</sup> 王士倫，〈浙江出土銅鏡〉，頁29。

除描寫銅鏡本身之外，鏡銘中也會有描寫使用者的內容。這些使用者的內容幾乎全以女性的角度出發，甚至有類似閨怨詩一般的內容。比如「冬朝日照梁，含怨下前牀。惟寒以葉帶，鏡轉菱花光。會是無人覺，何用早紅粧」等等，這一方面或反應出唐代描寫女子閨閣生活為詩詞內容的趨向，<sup>27</sup>但另一方面，也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暗指使用者的身分。梁上椿亦認為唐代的銅鏡「因屬閨閣整粧之用」，所以內容用詞多「風流旖旎」、「柔膩頑豔」、「纖巧清雅」，有六朝末期的流風餘韻。<sup>28</sup>

### 3. 道教吉頌之內容

隋唐鏡銘也有吉頌之內容，或可視為漢鏡鏡銘傳統的延續。比如「搖方合璧，瑞我皇年」、「並除孽後，永世作珍」、「用之大吉慶」、「妖兵既弭，福慶斯歸」等語。這些吉祥語句有時自外於鏡銘內容，是單獨出來的詞句，位在銅鏡的外圍銘文帶，上述的「用之大吉慶」可為一種，另一種在帶銘鏡上可以看到的，是在鏡銘句首和句尾間加入「大吉」二字，有時還會特為標示，以為區別。或有圍繞在鏡紐四週者，如《宣和博古圖》中有一「長宜子孫」鑑，似為模仿漢代風格，鏡紐四周為一柿蒂紋，紋樣的缺隙處有篆體「長宜子孫」四字，另有一「千秋萬歲」鑑，鏡紐為一龜型，四周圍繞著「千秋萬歲富貴不斷」銘文。<sup>29</sup>此外，由於古人認為銅鏡有避邪的功能，因此隋唐銅鏡當中，有些鏡背紋飾會有道教符號裝飾，甚至是由道士加以設計而成，或帶有特殊之功能。王育成便援引《神仙煉丹點鑄三元寶照法》及《上清含象劍鑒圖》等唐代道書所提及的內容，與今日所見出土實物加以比對，可知從某些鏡背的特定圖文，實係道教的符號或符籙，此種銅鏡或有特殊的用途或象徵。<sup>30</sup>即便並非如前述所提及的鏡類有著明確宗教色彩，但在鏡明中所出現如「透光寶鏡，仙傳煉成，八卦陽生，欺邪主正」、「憲天之則，法地之寧，分列八卦，順考五行」等內容，<sup>31</sup>以及「靈山孕寶，神使觀爐」、「仙

<sup>27</sup> 描寫婦女情愁的閨怨詩，脫胎於六朝宮體詩中描寫女子倡伎「愁苦怨情」的內容，在唐代臻於興盛，成為文人墨客吟詠的題材。相關研究參見許翠雲，〈唐代閨怨詩研究〉，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集刊》第34號（1990），頁543-670；黃婷婷，〈六朝宮體詩研究〉，《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集刊》第28號（1984），頁645-771。

<sup>28</sup> 梁上椿，《巖窟藏鏡》第3集，頁7。

<sup>29</sup> 王黻，《宣和博古圖》，頁2275、2352。

<sup>30</sup> 王育成，〈唐代道教鏡實物研究〉，《唐研究》第六卷（2000），頁27-56。

<sup>31</sup> 梁上椿整理出的銘文如：「大地成，日月明，五嶽靈，四瀆清，十二精，八卦貞，富貴盈，子孫寧，皆賢英，福祿並。」，「上圓下方，象於天地，中列八卦，備著陰陽，晨星鎮定，日月貞名，

山竝照，智水齊名」等語，也可以看成是具有道教色彩的內容。

另外，顏娟英認為部分鏡銘上可以見到銅鏡與日、月、蓮花、藻井等有密切的關係，如「鏡轉菱花光」、「照日菱花出」、「生菱上壁，倒井澄蓮」、「日曜花開」、「月似輪迴」之類。<sup>32</sup>其蓮花相關之銘文，或多少受到佛教蓮花表象之影響。

唐代銅鏡銘文雖早為研究者所重視，但就研究面向上甚為侷限，多半係自銘文中找尋斷代標準。由於帶銘唐鏡中有明確年代者極罕，除《宣和博古圖》所記錄的一面唐鏡以外，現存實物中，以筆者所知，僅有前述所提日本收藏數面「永徽元年」之紀年銘文鏡。<sup>33</sup>因而欲想自鏡銘中尋得斷代之年代依據，成為早期研究者關心的重點。

比如早年在唐鏡文銘文中討論的重要議題，即為時常見於銘文當中的「仁壽」一詞。由於早期唐鏡出土沒有完整的學術考古發掘，鏡面也甚少有在鏡上標記製造年代的情形，因此清末以來，藏家與學者多希望藉由討論鏡銘內容，找出可資斷代的依據。這類帶銘鏡中最早討論的斷代爭議，即是清代《金石索》對鏡銘的釋文。書中將鏡銘中的「傳聞仁壽，始驗銷兵」的「仁壽」二字，認為是隋文帝的「仁壽」年號。《金石索》中一面名為「隋仁壽鏡」的方矩四神鏡下註以：「…按隋文帝自開皇九年滅陳混一南北，至仁壽時銷兵之效已驗，此云傳聞蓋猶在仁壽後也。」<sup>34</sup>將有這類鏡銘的鏡子認定為隋代鏡。蓋鏡銘中有「仁壽」一詞者，不只「仙山竝照…」一文，其他亦有所見，是否是指隋文帝仁壽紀年，很有問題，也不詳其根據為何。後來的學者對這種說法均有質疑，梁上椿、梅原末治均對此

---

州流為水，以名四瀆，內置連山，已旌五岳。」，「龜自卜，鏡自照，吉可貞，光不耀」等。其中值得注意的是，梁氏列出此分類並不全然根據銘文內容，而是連鏡飾一起考慮。他說這些鏡銘「多配有山川日月干支十二辰等圖紋」，因此亦有銘文「憶彼菱花，萬形惟肖，無迎以將，有名而照，余曰反視，惟公何負，嗟乎虛心，嬾者忘怒」，其中並無明顯的道教指涉，卻因為是出現在八卦鏡上，仍被列入道教一類。筆者於《金石索》見及同銘的「八卦菱花鏡」，但文字有些許出入，今根據《金石索》改。參照梁上椿，〈中國古鏡銘文叢譚（續）〉，頁 18；馮雲鵬、馮雲鵬，《金石索》（六），頁 124。

<sup>32</sup> 顏娟英，〈唐代銅鏡文飾之內容與風格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 60 本第 2 分，頁 300-301。

<sup>33</sup> 日本所藏有紀年的唐代銅鏡均為「永徽元年」銘。參見五島美術館，《前漢から元時代の紀年鏡》（東京：五島美術館，1992）；持田大輔，〈隋代・初唐期における銅鏡の分類と編年〉，《早稻田大學會津八一紀念博物館研究紀要》第 11 號（2009），頁 27-44。

<sup>34</sup> 馮雲鵬、馮雲鵬，《金石索》（六）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68），頁 103。

說就以《宣和博古圖》中有一明確紀年的唐鏡加以反駁。<sup>35</sup>此鏡鏡銘為「武德五年（622）歲次壬午八月十五日甲子。揚州摠管府造青銅鏡一面。充癸未年元正朝貢。其銘曰。上元啟祚靈鑒飛天一登仁壽千萬斯年。」，<sup>36</sup>「武德」為唐高祖的年號，至少可以確定此種鏡類一直延續到唐代，而非獨出於隋。因此從銘中有「仁壽」來認定為隋鏡，已經是不可靠的說法。

既然「仁壽」一詞並非指稱隋文帝的仁壽年號，那真正的意涵應該為何？關於此點，有學者認為「仁壽」所指的應該是曹魏時期的仁壽宮所懸掛的鏡子。<sup>37</sup>將「仁壽」喻做鏡子的用典，應該是源自於陸機（216-303）的〈與弟雲書〉中所寫到這一段：「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，高五尺餘，廣三尺二寸，立於庭中，向之便寫人形體了了，亦怪也。」<sup>38</sup>然而，此說所對應的銘文並非指《金石索》中的「傳聞仁壽，始驗銷兵」之句，而是其他同為唐帶銘鏡中所習見的另一則銘文：「阿房照膽，仁壽懸宮，菱藏影內，月挂壺中，看形必寫，望裡如空，山魅敢出，冰質慙工，聊書玉篆，永鏤青銅。」若根據行文習慣，「阿房」和「仁壽」對偶，「阿房」若指秦始皇所見的阿房宮，則「仁壽」應該是仁壽殿無疑。至於「傳聞仁壽，始驗銷兵」之文，或有解釋為仁壽殿所掛的大方銅鏡，為銷鎔兵器所鑄成之說。<sup>39</sup>亦有學者就社會背景考察，認為類似此種銘文，是連年戰亂之後，對於和平的渴望，藉由鏡銘反映出當時的社會心態。<sup>40</sup>

另外其他鏡銘中有「淮南起照，仁壽傳名」起首的內文，梁上椿認為「淮南」可能是指西晉司馬昭平淮南的典故。<sup>41</sup>司馬昭於曹魏甘露二年（257），因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殺揚州刺史，變節投吳，便於是年七月奉令「東征」，隔年二月攻克淮南，將諸葛誕斬首。<sup>42</sup>亦有說法認為這兩句係指隋文帝滅南陳，打敗北方的突

<sup>35</sup> 梁上椿，《巖窟藏鏡》第三集，頁 3-4。

<sup>36</sup> 圖見王黼，《重修宣和博古圖》卷 29，收於《考古圖外六種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1），頁 995。

<sup>37</sup> 中野徹，〈金工〉，《隋唐の美術》（東京：平凡社，1978），頁 200-201。

<sup>38</sup> 李昉等，《太平御覽》卷七一七，收在《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》子部類書類。

<sup>39</sup> 《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藏鏡圖錄》（和泉：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，1985），頁 86。

<sup>40</sup> 《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 銅鏡篇（下）》（台北：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編輯委員會，1993），頁 392。

<sup>41</sup> 梁上椿，〈中國古鏡銘文叢譚（續）〉，《大陸雜誌》第二卷第五期，頁 16-17。

<sup>42</sup> 房玄齡等，《晉書》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1990），頁 33-35。摘錄部分原文如次：「（甘露）二年夏五月辛未，鎮東大將軍諸葛誕殺揚州刺史樂綝，以淮南作亂，遣子覲為質於吳以請救。議者請

厥兩件事情。<sup>43</sup>「淮南起照」者，是指隋文帝於開皇八年（588）淮南發表詔書（起照），稱「昔有苗不賓，唐堯薄伐。孫浩僭虐，晉武行誅。有陳竊據江表，逆天暴物。…而狼子之心，出而彌野，威侮武行，怠棄三正，誅翦骨肉，夷滅才良…豈容對而不誅，忍而不救！」<sup>44</sup>出面討陳，於次年正月滅陳。而「仁壽傳名」，則是隋與突厥汗國之間的征戰，史書記載仁壽元年（601）正月「突厥寇恆安，遣柱國韓洪擊之，官軍敗績。」<sup>45</sup>復又「以（楊）素為行軍元帥，出雲州擊突厥，連破之。…後其頓舍未定，趣後騎掩擊，大破之。自是突厥遠遁，磧南無復虜庭。」<sup>46</sup>「仁壽」既平，故於隋唐時「傳名」。論者並援引唐代溫庭筠（801-866）詩「未報淮南詔，何勞問白萍」詩句說明此一典故的使用情形。<sup>47</sup>然上述說法，實不脫《金石索》的比附之論，在更明確的直接證據出現之前，姑且存而不論。

除有具體記年之外，在年代判斷較有意義的，是其他帶銘鏡中可見的銘文：「玉匣聊開鏡，輕灰暫拭塵，光如一片水，影照兩邊人。」此銘文係北周庾信所作的《詠鏡詩》前四句。前文提及此些鏡銘在當時應該頗為常見，然而在傳抄的時候可能有些錯誤，因此並非所有鏡銘都是同樣的句子，間或會改變一兩個字。從此詩用在鏡子的情形，可證明其鏡當不早於北周。

不過，與其討論鏡銘內容中是否有可以判斷年代的資訊，唐鏡的圖案與銘文風格或許更有幫助。隨著出土銅鏡的增加，研究者可以就繁多的唐代銅鏡紋飾圖樣中進行整理分類，進而從銅鏡不同類型的圖案逐漸歸納出年代先後。一般而言，鏡面紋飾繁複者為隋或初唐時期，諸如四神獸鏡、十二生肖鏡、海獸葡萄鏡、團花文鏡等皆屬之。而如純銘文鏡、真子飛霜鏡、榮啟期鏡、道教紋飾鏡等，則可歸在盛唐以後。若考古出土的銅鏡有紀年記錄，亦可作為佐證，如二〇〇三年

---

速伐之，帝曰：『誕以母丘儉輕疾傾覆，今必外連吳寇，此為變大而遲。吾當與四方同力，以全勝制之。』…秋七月，奉天子及皇太后東征，徵兵青、徐、荊、豫，分取關中遊軍，皆會淮北。師次于項，假廷尉何楨節，使淮南，宣慰將士，申明逆順，示以誅賞。…（甘露三年）二月乙酉，攻而拔之，斬誕，夷三族。」

<sup>43</sup> 王綱懷、孫克讓，《唐代銅鏡與唐詩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），頁8。

<sup>44</sup> 魏徵等，《隋書》卷二（台北：鼎文書局，1980），頁29-31。

<sup>45</sup> 魏徵等，《隋書》卷二，頁46。

<sup>46</sup> 魏徵等，《隋書》卷四十八，頁1286-1287。

<sup>47</sup> 溫庭筠，〈和段少常柯古〉：「稱觴慙座客，懷刺即門人。素尚（一作向）寧知貴，清譚不厭貧。野梅江上晚，隄柳雨中春。未報淮南詔，何勞問白萍。」《溫飛卿詩集箋注》卷七，收在《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》集部別集類。

在中國遼寧省朝陽市發現十七座唐代墓葬，其中的九號墓出土一面帶銘團花紋鏡，因有出土墓誌，故可依據墓誌記載年份訂出銅鏡風格年代的下限。<sup>48</sup>

#### 四 銅鏡銘文之書風

對於唐代銘文鏡中的書風研究，前人著述著墨甚罕。以筆者蒐集所見，銅鏡的銘文屢多重複，故可確定這類鏡子乃是套範生產，早期研究者或以此為工匠之藝，缺乏藝術價值，所以沒有深究的興趣。而且學者提及唐代銅鏡的銘文時，多半只注意到楷書風格。然而筆者考察資料，發現唐代銅鏡銘文除了楷書，還有帶有明顯隸書筆法的篆書風格的銘文，卻幾乎無人提及此類鏡銘書體。筆者擬專門討論銅鏡銘文之書風，特別是當中的篆隸書風，希望能藉此討論，除能增進對唐代銅鏡之認識，亦可使吾人理解唐代篆書發展之一端。

梁上椿比較隋唐與兩漢的鏡銘書風，認為隋唐鏡銘「字形擴大，字體清晰，筆法纖巧而不苟，十足表現出瑰麗華美之姿態」。<sup>49</sup>不過隨著戰後唐代銅鏡出土日益增多，從今日可見的唐代銅鏡鏡銘來看，其書風並不單一，梁氏所言的風格，只是這類帶銘唐鏡中的其中一種。

就筆者所徵唐代銅鏡銘文，可見到有楷書與篆書兩大類，而這兩大類的字體風格，又因其年代不同而有差異，可再各分為二型。就楷書一類，隋至初唐時期所見到的帶銘唐鏡，若以泉屋博古館所藏的團花紋鏡（圖9）為例，鏡銘由於佔整個鏡面比重甚大，字體大而清晰，筆畫甚粗，運筆的筆勢不是非常的明顯，帶有隸書的結構及筆意。這一類的銘文風格可視為第一型，梁上椿所談到的鏡銘，應是指這一類。

另有一種楷書銘文風格，可以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所藏的團花紋鏡（圖10）作為說明。此鏡外區有一比重甚大的花紋帶，使銘文的空間遭到壓縮，銘文帶變得細窄，連帶銘文的字體也變得小而字體略為拉長，以能容納有限的空間。此鏡銘文雖仍看得出來應是楷書，但由於空間很小，在鑄造的時候筆畫變得很

<sup>48</sup> 〈遼寧朝陽初唐孫氏家族墓出土一批精美文物〉，《中國文物報》2004年1月7日，1版。

<sup>49</sup> 梁上椿，〈中國古鏡銘文叢譚〉，《大陸雜誌》第2卷第4期，頁20。





圖 9 團華文鏡，唐，直徑 18.2 公分，泉屋博古館藏。來源：《特別展唐鏡》，頁 36。



圖 10 團華文鏡，唐，直徑 21.7 公分，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藏。來源：《特別展唐鏡》，頁 36。

細，幾乎看不到楷書的筆勢，又因為銅鏡本身因銅鏽導致銘文有些膨脹變形，使



得文字變得更不清晰，然此類銅鏡由於裝飾風格與前述字體清晰者一致，故仍歸為一型，或可看成是一亞型。

唐代銅鏡發展至後期，紋樣與鏡形均出現極大的變化，銘文裝飾比重更少。然有部分銅鏡仍有外圍一圈銘文帶，如在中唐以後的銅鏡中常見一種鏡式，有稱之為「真子飛霜鏡」、「伯牙彈琴鏡」、「竹林彈琴鏡」等，即是前述分布形式第三類的其中一種。以北京故宮所收藏的此類唐鏡為例（圖 11），銘文一般至於鏡中央上方，有時銘文外會加方格，內寫「真子飛霜」或「侯瑾之」等字。此類鏡式少數在外圍有一圈銘文。盛唐以後，銅鏡鑄造的品質通常遠遜隋至初唐所製，銘文字體也較為粗糙。此外，如前所述，此時銅鏡出現全由銘文裝飾的方式，銘文以帶狀交錯排列，內容多為詩句。此類銅鏡之字體，可視作楷書的第二型。



圖 11 竹林彈琴紋鏡，唐，直徑 21.5 公分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。來源：《故宮藏鏡》，圖 47。

第二類銘文書風，則是以篆書為主，雖早期研究者對此種書風幾乎沒有討論，但就以筆者所見，數量不少，且不唯戰後考古出土，戰前所見海外的唐代銅鏡中，就有此種銘文書風。此類篆書字體，亦以時代區別，可概分為兩型。

以《唐鏡大觀》所載的一面團花紋鏡（圖 12）為例。就整體銅鏡造型布局上，頗類似前述楷書第一型，唯書體以篆書的方式寫成，間或帶些隸意。如「玄」字上半「宀」處橫畫末仍有要做出雁尾般的轉折，「幺」字則為兩個方正寬扁的矩形，同樣的表現也可於「素」字上見及。其他如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的「永徽元年方格四神鏡」，其外區的銅鏡銘文與《唐鏡大觀》的團花紋鏡相同，字體的風格也幾乎一模一樣。唯一的差異，是團花紋鏡在「光」和「靈」中間有以兩個花朵紋飾隔開的「大吉利」字樣，而且「大吉利」三字係為楷書；方格四神鏡的「光」和「靈」之間僅有花朵紋飾為區隔。此類銘文之篆體書風，可為篆體之第一型。



圖 12 團華文鏡，唐，直徑 18.8 公分，Raymond A. Bidwell 藏。來源：《唐鏡大觀》，圖 13。

另有一種或用篆書寫就。此類篆體絕異第一型之風格，筆畫圓滑，結字緊密。此類銘文書風多半出現在中晚唐的銅鏡當中，如前述提到「真子飛霜」鏡一類，還有以道教紋飾為主的銅鏡，當中亦使用類似書風的篆書作銘。<sup>50</sup>此類銘文書

<sup>50</sup> 李懷通、李玉潔，《中國銅鏡觀》，頁 210、217。

風，可以歸之為篆體第二型。

唐代銅鏡銘文書風中的楷書一類，早期研究者討論較多。如少數有提及銘文風格的中野徹，考察其文字風格，以京都博物館所藏、帶仁壽銘的狻猊紋鏡為例，<sup>51</sup>認為和北齊石佛或土偶所見到「肥厚鈍廣」的字體風格來比，銅鏡銘文顯得力道較強、帶有骨鋒，歸類在隋至初唐一類。<sup>52</sup>隋代以迄初唐，一般認為是楷書的完成期。隋代統一中國，百餘年南北分裂的狀態於焉而終，先時研究者也認為，此時南北兩邊的書風得以在如此背景下相互交流，逐漸融合。如葉昌熾云：「隋碑上承六代，下啟三唐，由小篆八分趨於唐楷，至是而巧力兼至，神明變化，而不離規矩…前人謂北書方嚴遒勁，南書疏放妍妙，囿於氣象，未可強合。至隋則渾一區宇，天下同文，並無南北之限。」<sup>53</sup>康有為稱：「隋碑內承周、齊峻整之緒，外收梁、陳綿麗之風，故簡要清通，匯成一局，淳樸未除，精能不露，比之駢文之有彥昇、休文，詩家之有元暉、蘭成，皆薈萃六朝之美，成其風會者也。」<sup>54</sup>楊守敬亦云：「隋代混一南北，其書法亦有整齊氣象。」<sup>55</sup>

不過也由於此時書風南北雜融，因此前人多視隋代楷書為過渡階段，<sup>56</sup>復因隋朝享祚甚短，李唐開國之後，因戰事初弭，多因習舊制，因此就書法發展來看，隋代書風雜融的情形，可延續至唐初。<sup>57</sup>今就墓誌銘與造像記來論，隋代如〈龍山公質墓誌〉<sup>58</sup>、〈禮氏墓誌〉<sup>59</sup>、〈張業墓誌〉<sup>60</sup>等，無論就字形或筆畫，都還帶有明顯的隸意；〈明雲騰墓誌〉明顯繼承北魏碑刻一脈的風格，但某些字卻又明顯以隸書的寫法刻就，如川、山、上等；又如〈青州勝福寺舍利塔下銘〉，<sup>61</sup>雖

<sup>51</sup> 大阪市立美術館編，《隋唐の美術》，圖版 236。

<sup>52</sup> 中野徹，〈鏡鑑〉，《隋唐の美術》，頁 202。

<sup>53</sup> 葉昌熾，《語石》，出自《石刻石料新編》第二輯（台北：新文豐出版社，1979），頁 11862。

<sup>54</sup> 祝嘉疏，康有為，《廣藝舟雙楫疏證》（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85），頁 118。

<sup>55</sup> 楊守敬，《學書邇言》（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84），頁 24。

<sup>56</sup> 神田喜一郎，〈中國書道史 7 隋・唐一〉，《書道全集》第 7 卷（台北：大陸書店，1976），頁 4。

<sup>57</sup> 朱關田，《中國書法史—隋唐五代》（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1999），頁 2。

<sup>58</sup> 《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》第九冊（鄭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9），頁 132。此碑本無姓，書中稱此碑為「臧質墓誌」，係根據《宋書》、《南史》比對而來。但趙生泉認為兩人非同一人，所以姓氏以缺字記。本文則以墓誌中所載封爵為名，其實就是一般所稱「臧質墓誌」或「□質墓誌」，特此案之。參見《中國書法全集 30 隋唐五代墓誌》，頁 222。

<sup>59</sup> 《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》第十冊（鄭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9），頁 53。

<sup>60</sup> 同上註，頁 80。

<sup>61</sup> 《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》第九冊，頁 144。

然為隸書，但帶有楷書筆意。<sup>62</sup>這種楷隸交融的書風，在隋代石刻碑文中見例甚多，但隋代同時亦有書寫謹嚴的隸書碑文，及如〈獨孤羅墓誌〉或〈董美人墓誌〉那樣成熟娟秀的楷書風格，<sup>63</sup>甚而有如〈曹植廟碑〉那般，雜揉篆隸楷各體於同一碑文的刻石，反映出隋代書風過渡的情形。

及至初唐書風，若以刻石來看，大致延續隋代，楷隸交融的書風仍多。像〈崔長先墓誌〉（武德九年，626）<sup>64</sup>、〈陽敏墓誌〉（貞觀二年，628）<sup>65</sup>、〈李徹墓誌〉（貞觀四年，630）<sup>66</sup>、〈賈通墓誌〉（貞觀七年，633）<sup>67</sup>、〈柳婆歸墓誌〉（貞觀十二年，638）<sup>68</sup>、〈王懷文墓誌〉（貞觀十八年，644）<sup>69</sup>等。朱關田認為：「大凡刻石工師，門戶既立，世代傳襲，手法不允稍改，…加上當時無論臺省楷書手，抑或州縣書令史，也和工師一樣，大都是楊隋乃至周、陳的遺民，其書法積習未改，入唐後依舊故我，…綜觀唐初墓誌書法，雖漸見端嚴俊朗，精密有加，貞觀末年，也間有適媚可觀者出，然終是隋日格局，拙重或出北朝遺俗，秀勁或紹江左流風。」<sup>70</sup>這種情形，亦可見於唐鏡銘文的書風上，且唐代銅鏡以範模翻鑄，必有定式，泥古之況必然不遜於石刻碑文。如前面分類時所描述，楷書一類字體大而清晰一型，雖大體為楷法，但用筆結構，亦有可見隸書筆意者，與石刻碑文的風格趨向相似。

至於前述已提及的純銘文鏡，以上海博物館所藏開元十年（722）銘的「月宮葵花鏡」為例，字體為楷書雜以隸體，筆畫波磔明顯，製作工藝似乎較初唐時期粗糙。其他純銘文鏡，除僅在文獻所載者難以究明外，大致相仿。

唐代銅鏡發展至後期，由於國力中衰，製鏡工藝亦大不如前，鏡體變薄、圖樣簡化、作工粗糙，帶有銘文的銅鏡更為少見。學者認為唐代銅鏡此時「也是整

<sup>62</sup> 又例如〈楊暢墓誌〉、〈任顯章氏墓誌〉、〈□和墓誌〉等，均為隸書帶有楷書筆意者。參見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》第九冊，頁42、46、54、101。

<sup>63</sup> 同上註，頁126、119。

<sup>64</sup> 《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》第十一冊（鄭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9），頁6。

<sup>65</sup> 同上註，頁13。

<sup>66</sup> 同上註，頁29。

<sup>67</sup> 同上註，頁47。

<sup>68</sup> 同上註，頁77。

<sup>69</sup> 同上註，頁119。

<sup>70</sup> 朱關田，《中國書法史—隋唐五代》，頁250-251。

個中國銅鏡的轉折時期，從此之後銅鏡藝術日漸衰落，紋飾、造型、技法都呈現出另一種藝術風格和時代特性。」<sup>71</sup>此時期可見前述所提「真子飛霜」及「榮啟期問曰答孔夫子」鏡，鏡背留白甚多，裝飾較為單純，文字如榜題侷限在一小方塊當中，因套範為之，差異甚微，甚至有粗略隨便刻畫者。

至於銅鏡銘文中所見的篆書一類，則幾乎無人討論。時人研究唐代篆書者不多，且多集中在個別書家研究。有研究者延續古人看法，認為此時由於訓詁學的沒落，時人大都不識篆書，更不用說能書者。<sup>72</sup>即令有列出唐代善篆書的名家，也多為開元以後，初唐的篆書風格和善書者，似乎都不見後世研究者加以留意。<sup>73</sup>但亦有學者認為唐代是篆書的中興期，由於初唐設立「書學」，以文字取士，所以習古文篆隸者眾，為唐代篆書興盛打下基礎。<sup>74</sup>然所謂興盛之說，多指唐玄宗開元以後。張同印稱：「武德貞觀年間有文獻記載的篆、隸書家鮮見，作品流傳寥落，…誌蓋篆文在形制上依然隋風，多用界格雙鉤陽刻，完全是追求裝飾性和美術化的結果，無書法可言。陰刻篆文大多刻寫草率幾無可觀者。」<sup>75</sup>對此時期的篆書發展評價甚低。但亦有研究者對此類篆書有所著墨，如賀忠輝曾就西安碑林所藏碑額篆書加以分類，稱此類篆書「雖然使用的字形仍屬於傳統的篆書體，然而它沒有按固定的模式去書寫，不同於秦、漢篆書體，大多是創新的篆書風格。」<sup>76</sup>其所指雖然是石碑碑額的篆書，但風格上與墓誌蓋銘文大體相似。此外，邱國峰也曾就誌蓋銘文分作篆體、楷體、隸體三類，篆體又細分為四型，其中的「篆一型」、「篆三型」，均有「與傳統篆體結構有所差異」、「有裝飾意味」等特徵。<sup>77</sup>若對應至唐代銅鏡的篆書銘文第一型的風格，此型篆書書體筆畫方

<sup>71</sup> 孔祥星、劉一曼，《中國古代銅鏡》，頁 176。

<sup>72</sup> 如宋代朱長文《墨池編》中稱：「自秦李斯以蒼頡、史籀之跡，變而新之，特製小篆，備三才之用，合萬物之變，…歷兩漢魏晉至隋唐，逾千載，學書者惟真草是工，…而曾不省其本根，由是篆學中廢。」黃敬雅云：「當時人士多疏忽小學訓詁，讀書人…無顧於小學的淵源，…使文字學的傳統性衰，篆籀失卻其讀。」「識篆之學既被忽視，致文人都已不識古文字，篆籀書寫乃成絕學，比較嚴肅場合必須書篆的，於篆籀既廢的此時，只有代之以通行字體一楷書…至此除了極少數專家尚能秉家學題篆外，其他的只能改為題楷。」見朱長文，《墨池編》卷三，出自《石刻史料新編 第四輯（九）》（台北：新文豐出版社，2006），頁 564；黃敬雅，《李陽冰的研究》（新竹：國興出版社，1985），頁 157-160。

<sup>73</sup> 李福臻，《唐代楷書之研究》（私立文化學院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69），頁 15-16。

<sup>74</sup> 施安昌，《唐代石刻篆文》（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1987），頁 154。

<sup>75</sup> 張同印，〈唐代篆、隸的繁榮及其局限性〉，《首都師範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1998 年第 1 期，頁 84-85。

<sup>76</sup> 賀忠輝，〈碑額篆書賞析〉，《書法藝術》1995 年第 6 期，頁 31-33。

<sup>77</sup> 邱國峰，《墓誌與其書風的思考—以六至七世紀入華粟特人墓誌為例》（國立台北藝術大學美

正，帶有隸意，字形與習見的篆書有明顯差異，與邱國峰分類下的「篆一型」及「篆三型」在風格上有類似之處，亦可呼應張同印所謂「篆隸與楷法生硬的嫁接」。<sup>78</sup>可以看到整個時代風潮影響下，工藝產品上的鑄造文字書風所反映出的時代精神。

然而，中宗武周以後，由於書篆者多，對篆書的理解與書風也產生變化，如立於咸亨元年（670）的《碧落碑》與垂拱四年（688）的《美原神泉詩碑》可為代表，張同印稱前者「筆法頗與秦篆相合，字形長方，線條勻淨挺勁，頗具玉筋篆味道。」<sup>79</sup>而後者「線條流暢，筆法嫺熟，收筆露鋒垂韭，」筆法雖非上乘，但「能有如此宏碑巨制卻也難得。」<sup>80</sup>而到了玄宗開元年間，篆書臻於大盛，即研究者所認為篆書中興的時期，善書者輩出，以李陽冰為代表。如朱關田稱「開元、天寶年間，正字學大盛，研習篆書者也隨日增多…『安史之亂』以後，時尚復古，更重正字之學。李陽冰一出，洞悉小學，補益文字，迎合時俗所趨，其書又如虎如龍，勁利豪爽，遂定為一尊。」<sup>81</sup>篆書此時的書風也為之一變，轉變為後世所習見的中鋒圓筆、結體較長的風格。唐代銅鏡中的篆體第二型，顯然亦反映此時篆體書風之變化，線條圓滑流暢，結字緊密，與初唐帶有楷隸筆意的篆書毫不相類。

此外，唐代銅鏡銘文亦與漢鏡一樣，會有筆劃省略或以簡字替代的狀況，如「靈」字寫為較為簡筆的「靈」。或也有疑似錯字的情形，如遼寧省朝陽孫氏家族墓所出土的團花紋鏡，銘文最末為「瑩此心零」，但對照《唐鏡大觀》中有同樣銘文的團花紋鏡，應可知道「零」實為「靈」。這種別字究竟是工匠因為不識字而造成的錯誤，還是為了簡省筆畫而採用的別字，不得而知。此種省略、簡筆或寫異體字的情形，也出現在唐代的墓誌銘當中。如羅丰認為唐代重視撰寫墓誌銘，會請文人著文，名家繕書，尤其中晚唐墓誌銘中許多為文寫銘的作者會將自己的名字寫在文前，其中不乏著名的白居易、韓愈、柳宗元等詩文大家。因此，

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10），頁 80-83

<sup>78</sup> 張同印，〈唐代篆、隸的繁榮及其局限性〉，《首都師範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1998 年第 1 期，頁 84。

<sup>79</sup> 同上註，頁 85。

<sup>80</sup> 同上註，頁 85。

<sup>81</sup> 朱關田，《中國書法史—隋唐五代》，頁 125。

在墓誌銘中以異體字為文，似乎成了一種辨別撰文者學識的一個基本要件。<sup>82</sup>而孫起則就時代背景來看，從隸書轉變為楷書的過渡時期，由於文字書寫方式尚未完全確定，因此出現許多異體字，再加上南北朝時期政治變動劇烈，政府無法有效的利用教育力量來規範字形，因此民間異寫的便相當普及。<sup>83</sup>孫起繼而進一步就墓誌銘上所出現的異體字分為四種情況：一、書體變化發展所造成的文字異體；二、書寫中改動字形所造成的文字異體；三、有意識地去創造出來的異體字；四、官方頒布改用的新字體以及避諱造成的異體字。<sup>84</sup>根據孫氏的分類，可以發現羅丰的看法，實為上述分類中的第三類，即文人等知識階層為求標新立異，以異體字為文。唯就銅鏡銘文論，既是生活用品，撰文者也不似寫碑碣者亦為人所知，因此應歸類到孫氏分類中的一、二類。

## 五 結論

總結前論，唐代銅鏡銘文所占比例雖小，但各個時期均有發現，在研究唐代銅鏡裝飾時，亦可做為辨別年代之參考：早期銘文型制較為固定，鑄造甚精，至後期形制多變，還發展出純銘文裝飾的鏡式，但品質則未若初唐時期精工。鏡銘所使用的書體，無論是楷書或篆書，都可反映時代風尚，尤其初唐銅鏡多半製作精細，鑄字亦多相當工整清晰。若能夠使用這樣製作水準的產品，必然是中上人家才能夠擁有的奢侈品，甚至在皇家墓葬中，如李靜訓墓、李壽墓等亦出現帶銘的銅鏡，被大陸學者認為是宮廷的工匠所製作，其銅鏡的紋樣亦被認為是宮廷風格。<sup>85</sup>此時銅鏡鏡背所書篆書書風，可替隋至初唐時期的篆書發展提供考古出土的實例，充實今人對唐代書法發展的認識。盛唐以後的帶銘銅鏡品質雖不若初唐時高，但形制愈趨豐富，裝飾風格亦延續至後代者，如鏡背純為銘文裝飾的風格，至宋代時亦可見及。

尋常我們提及銅鏡，一般都歸類在工藝美術，也就是工匠所生產出來的產

<sup>82</sup> 羅丰，〈墓志中所見異體字輯錄〉，《固原南郊隋唐墓地》，頁 169-184。

<sup>83</sup> 孫起，《古代墓誌通論》（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03），頁 269-284。

<sup>84</sup> 此四種中又可據其文字更改的方式再加細分。第二種可細分作「增減筆劃」、「簡化」、「任意更改偏旁的位置」，第三種細分作「增減偏旁」、「變換原有標準字形的形符聲符」、「將原標準字體的形聲字改為會意字」、「假借」。參見孫起，同上註。

<sup>85</sup> 杜迺松，〈相看兩不厭——論近年新出銅鏡的意義〉，《典藏古美術》第 104 期（2001 年 9 月），頁 131。

品。傳統美術史研究容易輕忽工藝生產的作品，因此對於這些「產品」上面的文字，往往視而不見，並不認真看待。早期學者研究唐代銅鏡，雖留意銘文，也多僅止於考訂時代，對銘文本身形式與內容的藝術性多無著墨。相較之下，同樣為工匠所製作的石刻碑文，卻是書法研究中重要的「碑學」傳統，研究者相當慎重對待，從不以工藝角度，而直接提昇到藝術品的層次。將銅鏡銘文和石刻碑文相比，在數量上固無法相提並論，然唐代銅鏡中的銘文深入民間，是時人時常接觸的家庭用品，其裝飾與文字風格內容，或更能忠實反映出唐代藝術的愛好風尚，對今人要去理解當時的美學觀，實是最為直接的材料。銅鏡銘文所使用的書風及用字，也可補吾人對唐代書法發展，特別是篆書書風發展認識。俾使吾人能對唐代工藝美術發展的狀況，能有更多理解及啟發。



## 附錄一 唐代銅鏡銘文

| 編號 | 鏡銘內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對應銅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  | 鏡發菱花淨月澄華。(回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六朝迴文鏡(金石索);<br>菱花鏡(台北故宮藏);<br>楷銘鏡(中國銅鏡觀 512)             |
| 2  | 耀旦粧成照散光明。(回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楷銘鏡(中國銅鏡觀 51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3  | 別春弛憂結戀離愁。(回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《浙江出土銅鏡》紀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4  | 五月五日午時神鏡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端陽鏡(中國銅鏡觀 514、515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5  | 唐長壽元年臘月頭七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貼銀獸鈕狻猊飛禽華文<br>八稜鏡(唐鏡大觀 99 下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6  | 摸質象形。圖日放星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摸質六麒麟文銅鏡(平南<br>縣博物館藏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7  | 千秋萬歲。富貴不斷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唐千秋萬歲鐵鑑(宣和博<br>物古圖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8  | 楊府可則。盤龍斯鑄。徐稚經磨。孫承晉賦。<br>散池菱影。開雲桂樹。玉面方窺。仙刀永故。 | 玉面方窺四獸紋方鏡(陝<br>西出土銅鏡 8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9  | 窺粧益態。蘊舞鴛鴦。萬齡永保。千代長存。<br>能明能鑒。宜子宜孫。           | 《浙江出土銅鏡》紀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10 | 昭仁昞德。益壽延年。至理貞壹。鑒保長全。<br>窺粧起態。辨貌增妍。開花散影。淨月澄圓。 | 隋唐昭仁瑞獸銘帶鏡(三<br>槐堂藏);青銅「昭仁昞<br>德」五格五獸文鏡(和泉<br>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藏) |
| 11 | 玉匣盼(或「聆」)看鏡。輕灰暫拭塵。光如<br>一片水。影照兩邊人。           | 方格狻猊鏡(根津美術館<br>藏);玉匣鏡(台北故宮<br>藏);四獸鏡(中國銅鏡<br>觀 504)      |
| 12 | 玉匣初開鏡。清風拂去塵。光如一片水。影照<br>兩邊人。                 | 唐玉匣鑑(西清續鑑乙<br>編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3 | <p>靈山孕寶。神使觀爐。形圓曉月。光清夜珠。<br/>玉臺希世。紅粧應圖。千嬌集影。百福來扶。</p> | <p>團華文鏡（泉屋博古館藏）；靈山孕寶六團華鏡（巖窟藏鏡 448）；團華鏡（洛陽出土銅鏡 94）；靈山團花鏡（旅順博物館藏）；團華文鏡（守屋孝藏藏）；隋靈山孕寶團花銘帶鏡（三槐堂藏）；靈山孕寶團花鏡（陝西歷史博物館藏）；靈山孕寶團花紋鏡（上海博物館藏）；靈山孕寶寶相花鏡（中國古代銅鏡 167）；百福來扶銘鏡（北京故宮藏）；隋靈山孕寶團花銘帶鏡（三槐堂藏）；青銅「靈山孕寶」方格規矩四獸文鏡（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藏）；狻猊飛禽迦陵頻伽文鏡（唐鏡大觀 22）</p> |
| 14 | <p>鎔金琢玉。圖方寫圓。質明采麗。菱鏡花鮮。<br/>龍盤匣裡。鸞舞臺前。對影分咲。看粧共妍。</p> | <p>唐四神鑑（寧壽鑑古）；四獸文鏡（唐鏡大觀 21）</p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15 | <p>賞得秦王鏡。判不惜千金。非關欲照膽。特是自明心。</p>                      | <p>唐秦王鏡一（金石索）；唐秦王鏡二（金石索）；明心鏡（台北故宮藏）；龍紋方鏡（北京故宮藏）；唐自明鐵鑑（宣和博古圖）；唐秦王鏡（浣</p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花拜石軒鏡銘集錄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16 | 精金百鍊。有鑒思極。子育長生。形神相識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《浙江出土銅鏡》紀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17 | 冬朝日照梁。含怨下前牀。惟寒以葉帶。鏡轉菱花光。會是無人覺。何用早紅粧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《浙江出土銅鏡》紀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18 | 既知愁裡日。不寬別時要。惟有相思苦。不共體俱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《浙江出土銅鏡》紀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19 | 照日菱花出。臨池滿月生。官看巾帽整。妾映點粧成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團華文銘帶鏡(山東省博物館藏); 隋唐照日瑞獸銘帶鏡(三槐堂藏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20 | 花發無冬夏。臨臺曉夜明。偏識秦樓意。能照美(或「玉」)粧成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花發無冬夏六團華鏡(巖窟藏鏡 457); 花發無冬夏六團華鏡(巖窟藏鏡 458); 團花紋鏡( <i>Chinese Bronze Mirrors</i> , no. 56); 隋唐花發瑞獸銘帶鏡(三槐堂藏); 瑞獸銘文鏡(星子縣文物管理站藏) |
| 21 | 阿房照膽。仁壽懸宮。菱藏影內。月掛壺中。看形必寫。望裡如空。山魅敢出。冰質塹工。聊書玉篆。永鏤青銅。           | 阿房四神十二生肖紋銅鏡(桂林博物館藏); 方格四神十二支鏡(唐鏡大觀 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22 | 淮南起照。仁壽傳名。琢玉斯表。熔金勒成。時雍炎晉。節茂朱明。援模鑒澈。用擬流清。光無虧滿。葉不枯榮。圖形覽質。千載為貞。 | 淮南瑞獸十二生肖紋銅鏡(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藏); 畫文帶八格神人四靈鏡(唐鏡大觀 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23 | 美哉靈鑒。妙極神工。明疑積水。靜若澄空。光僉晉殿。影照秦宮。防姦集祉。應物無窮。懸書玉篆。永鏤青銅。           | 六朝靈鑑(金石索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24 | 規逾璧水。彩豔藍釭。銷兵漢殿。照膽秦宮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唐璧水鏡(金石索); 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   | 龍生匣裡。鳳起臺中。桂舒全白。蓮開半紅。臨粧竝笑。對月分空。式固貞吉。君子攸同。              | 十二辰鑑（寧壽鑑古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25 | 明逾滿月。玉潤珠圓。鸞驚鈿後。鳳舞臺前。生菱上壁。倒影澄蓮。情靈應態。影逐粧妍。清神鑒物。代代流傳。    | 唐滿月迴文鏡（金石索）；唐永徽八年方格四神文鏡（唐鏡大觀 8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26 | 盤龍麗匣。舞鳳新臺。鸞驚影見。日曜花開。團疑壁轉。月似輪迴。端形鑒遠。膽照光來。              | 十二支狻猊文方鏡（根津美術館藏）；唐鸞獸鑑（寧壽鑑古）；唐盤龍舞鳳鏡（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錄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27 | 鑒若止水。光如靈耀。化客來磨。靈妃往照。鸞翔鳳舞。龍騰麟跳。寫態懲神。影（或凝）茲巧笑。          | 鑒若止水方格四鳥獸紋鏡（章懷太子墓）；方格禽獸華文鏡（唐鏡大觀 14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28 | 湛若止水。皎如秋月。清暉內融（或「瓢」）。菱花外發。動照心膽。屏除妖孽（或「孽後」）。永世作珍。服之無沫。 | 湛若止水神獸鏡（千石唯司藏）；團華文鏡（唐鏡大觀 11）；團華文鏡（大阪市立美術館藏）；三獸鏡（根津美術館藏）；唐海獸鏡（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錄）      |
| 29 | 有玉辭夏。惟金去秦。俱隨掌故。共集鼎新。儀天寫質。象日開輪。率舞鸞鳳。奔走鬼神。常懸仁壽。天子萬春。    | 唐萬春鑑一（宣和博古圖）；唐萬春鑑二（宣和博古圖）；狻猊禽獸華文鏡（唐鏡大觀 18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30 | 桂臺月滿。出匣光妍。影搖殿壁。花含井蓮。圖菱照耀。鏤莖連綿。遙方合璧。瑞我皇年。              | 桂臺團花鏡（旅順博物館藏）；桂臺鏡（台北故宮藏）；忍冬帶團花紋銅鏡（Eskennazi: The collection of ritual bronze |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vessels, weapons, gilt bronzes, mirrors and ceramics formed by Dr Franco Vannotti, fig 34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31 | 蘭閨曉曉。寶鏡團團。曾雙比目。經舞孤鸞。光流粉黛。采散羅紈。可憐無盡。嬌羞自看。 | 《浙江出土銅鏡》紀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32 | 照心寶鏡。圓明難擬。影入四鄰。形超七子。菱花不落。迴鳳詎起。何處金波。飛來匣裡。 | 《浙江出土銅鏡》紀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33 | 團團寶鏡。皎皎昇臺。鸞窺自儷。照日花開。臨池似月。靚貌嬌來。           | 嬌來鏡（金石索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34 | 光流素月。質稟玄精。澄空鑒水。照迴凝清。終古永固。瑩此心靈（或「零」）。大吉利。 | 團華文鏡（唐鏡大觀13）；大吉銘文團花紋銅鏡（遼寧朝陽孫氏墓）；唐素月鏡（金石索）；光流素月銘鏡（北京故宮藏）；隋光流素月瑞獸銘帶鏡（三槐堂藏）；光流四鸞銜綬紋銅鏡（博白縣博物館藏）；唐素月鑑（西清續鑑乙編）；唐永徽元年方格四神鏡（唐鏡大觀9）；四獸文鏡（唐鏡大觀24） |
| 35 | 仙山竝照。智水齊名。花朝艷采。月夜流明。龍盤五瑞。鸞舞雙情。傳聞仁壽。始驗銷兵。 | 青銅「仙山竝照」團華文鏡（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藏）；六獸華文鏡（天理參考館藏）；隋仁壽鏡（金石索）；仙山鏡（台北故宮藏）；仙山并照鏡（北京故宮藏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36 | 仙山並靈。智水參名。花舞丰采。晝夜流明。龍盤五瑞。鸞舞雙情。傳山並壽。始驗明樂。 | 仙山並靈十二生肖鏡(扣岑舊藏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37 | 練形神冶。瑩質良工。如珠出匣。似月停空。當眉寫翠。對臉傳紅。倚窗繡幌。俱含影中。 | 練形神冶六團華鏡(巖窟藏鏡 449); 練形團花紋鏡(上海博物館藏); 團華文鏡(村上開明堂藏); 團華禽獸文鏡(竹內氏舊藏); 前蜀當眉鏡(金石索); 當眉鏡二(金石索) 團華文鏡(根津美術館藏); 瑩質鏡(台北故宮藏); 瑩質鏡(台北故宮藏); 瑩質鏡(台北故宮藏); 瑞獸銘文鏡(江西省博物館藏); 唐瑩質鑑一(宣和博古圖); 唐瑩質鑑二(宣和博古圖); 唐瑩質鑑(寧壽鑑古); 唐瑩質鑑一(西清續鑑乙編); 唐瑩質鑑二(西清續鑑乙編); 練形十二生肖鏡(扣岑舊藏); 花形座六獸文鏡(唐鏡大觀 20); 貼銀靈獸文鏡(白鶴美術館藏) |
| 38 | 寫月非夜。疑冰不寒。影合真鹿。文瑩祥鸞。粉壁交映。珠簾對看。潛窺聖淑。麗則常端。 | 《浙江出土銅鏡》紀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39 | 美哉圓鑒。覽物稱奇。雕鐫合矩。鎔銑應規。仙人累瑩。玉女時窺。恆娥是埒。服御攸宜。 | 美哉圓鑒方格四靈獸紋鏡(陝西西安郊區 600 號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墓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40 | 絕照覽心。圓輝屬面。藏寶匣而光掩。挂玉臺而影見。見羅綺於後庭。寫衣簪乎前殿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方格四獸十二支鏡(根津美術館藏);唐十二辰鏡(浣花拜石軒鏡銘集錄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41 | 憶彼菱花。萬形惟肖。無迎以將。有明而照。余曰反視。惟公何負。嗟呼虛心。媿者忘怒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八卦菱花鏡(金石索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42 | 明齊滿月。光類圓珠。明鐫几杖。字刻盤盂。並存箴誡。匪為歡娛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明齊滿月銘神獸鏡(李經謀藏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43 | 精金百練。有鑒思極。子育長生。形神相識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百練鏡(金石索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44 | 發花流采波澄影正月素齊明鑒秦逾淨。(回文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六朝迴文鏡二(金石索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45 | 鳳凰雙鏡南金裝。陰陽各為配。日月恆相會。白玉芙蓉匣。翠羽瓊瑤帶。同心人。心相親。照心照膽保千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真子飛霜鏡(浙江出土銅鏡 119);竹林彈琴紋鏡(北京故宮藏);伯牙彈琴鏡(矢島恭介藏);真子飛霜鏡(中國銅鏡觀 631、632) |
| 46 | (內圈)角亢伍房心尾箕斗牛女虛危室壁奎婁胃昂畢觜參井鬼柳星張翼軫(中圈)午己辰(外圈)銘百鍊神金。九寸圓形。禽獸翼衛。七曜通靈。鑒□天地。威□□□。□山仙□。奔輪上清。 | 天象鏡(浙江上虞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47 | 透光寶鏡。仙傳煉成。八卦陽生。欺邪主正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唐透光鏡(金石索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48 | 長庚之英。白虎之精。陰陽相資。山川效靈。憲天之則。法地之寧。分列八卦。順考五行。百靈無以逃其狀。凡物不能遁其形。得而寶之。福祿來成。                   | 唐二十八宿鏡二(金石索);唐四神鏡三(寧壽鑑古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49 | 賞得盤龍鏡。判不惜諸珍。故將來此處。照覓好心人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豢龍氏鏡(根津美術館藏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50 | 獨有幽棲地。山亭隨女蘿。澗清長低篠。池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伯牙彈琴鏡(東京國立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   | 半卷荷。野花朝暝落。盤根歲月多。停杯無嘗慰。峽鳥自經過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物館藏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51 | 月樣團圓冰漾清。好將香閨伴閑身。青鸞不用羞孤影。開匣當如見故人。                   | 《浙江出土銅鏡》紀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52 | 規而內圓。矩而外方。其體有容。其道大光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《浙江出土銅鏡》紀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53 | 質爛而清。光皎而潔。惟我子孫。永保清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《浙江出土銅鏡》紀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54 | 體離之虛。得坤之方。借爾無私。驗我有常。宗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《浙江出土銅鏡》紀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55 | 清暉湛素。碧水澄鮮。河如。粧樓旦懸。光臉上。竊哭臺前。唯當獨立。對影爭妍。              | パルメント文鏡(根津美術館藏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56 | 上圓下方。象於天地。中列八卦。備著陰陽。星辰鎮定。日月貞明。周流為水。以名四瀆。內置連山。以旌五岳。 | 天地八卦雙鸞文八花緣鏡(唐鏡大觀 53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57 | 五岳真形。傳青鳥使。大地山河。蟠縈尺咫。寫象仙銅。明鑒萬里。                     | 《浙江出土銅鏡》紀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58 | 隻影嗟為客。孤鳴復幾春。初成照瞻鏡。遙憶畫眉人。舞鳳歸林近。盤龍渡海新。緘封待還日。披拂鑒情親。   | 金銀山水八卦背八角鏡(正倉院藏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59 | 天地含象。日月貞明。寓規萬物。洞鑒百靈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《浙江出土銅鏡》紀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60 | 照心寶鏡。圓明難擬。影入四鄰。形超七子。凌花不落。迴風詎起。何處金波。翻來匣裡。           | 照心團花紋鏡(上海博物館藏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61 | 同心照膽。知幽察微。珠慙朗潤。月謝光輝。妖兵既弭。福慶斯歸。                     | 寶相花鏡( <i>Circles of Reflection – the Carter Collection of Chinese Bronze Mirrors</i> , no. 57); 同心簇六團花銘帶紋銅鏡(廣西壯族自治區博物館) |
| 62 | 武德五年歲次八月十五日甲子揚州摠管府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唐武德鑑(宣和博古圖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   | 青銅鏡一面。充癸未年源正朝貢。其銘曰上元<br>啟祚靈鑒飛天一登仁壽千萬斯年。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63 | 神冶有因。志煉成真。玉堂偏觀。長宜子孫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唐玉堂鐵鑑（宣和博古圖）        |
| 64 | 己酉歲秋八月幾望身。王休合二金二鑑。有四<br>兩規二咫□神。先生銘之曰鑑容儀永保其貞晉<br>陽之銅□山龍賈林。 | 唐晉陽龍鐵鑑（宣和博古圖）       |
| 65 | 乍別情難忍。久離悲恨深。故留明竟子。持照<br>守貞心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乍別情難忍銘蓮花鏡（孫小龍藏）     |
| 66 | 天地成。日月明。五嶽靈。四瀆清。十二精。<br>八卦貞。富貴顯。子孫寧。皆賢英。福祿並。              | 八卦八銘鏡（中國銅鏡觀<br>623） |
| 67 | 清圓法天。澄輝象月。鳴鳳盤龍。菱開桂發。<br>精主福來。神同牌闕。生長永樂。富貴超越。<br>宜官大吉。     | 方格四神文鏡（唐鏡大觀<br>5）   |

參考資料：《故宮藏鏡》；《三槐堂藏鏡》；《九江出土銅鏡》；《中國古代銅鏡展》；  
《廣西銅鏡》；《宣和博古圖》；《寧壽鑑古》；《故宮銅鏡特展圖錄》；《浣花拜石軒  
鏡銘集錄》；《西清續鑑乙編》；《古代鏡文化の研究》；《中國銅鏡觀》；《鏡映乾坤  
—羅伊德·扣岑先生捐贈銅鏡精粹》；《浙江出土銅鏡》；《唐鏡大觀》

## 參考文獻

- 《上海博物館藏青銅鏡》，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87。
- 中野徹，〈金工〉，《隋唐の美術》，東京：平凡社，1978。
- 《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 銅鏡篇（下）》，台北：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編輯委員會，1993。
- 五島美術館，《前漢から元時代の紀年鏡》，東京：五島美術館，1992。
- 孔祥星、劉一曼，《中國古代銅鏡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8。
- 王士倫，《浙江出土銅鏡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7。
- 王育成，〈唐代道教鏡實物研究〉，《唐研究》第六卷，2000。
- 王綱懷、孫克讓，《唐代銅鏡與唐詩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7。
- 王黻，《宣和博古圖》第28卷，台北：新興書局，1969。
- 《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》，鄭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1989。
- 矢島恭介，〈唐鏡の圖紋と形態について〉，《國華》第656號，1946年9月。
- 《石刻石料新編》第二輯，台北：新文豐出版社，1979。
- 任世龍，〈浙江上虞縣發現唐代天象鏡〉，《考古》1976年第4期。
- 朱關田，《中國書法史—隋唐五代》，南京：江蘇教育出版社，1999。
- 李福臻，《唐代楷書之研究》，私立文化學院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69。
- 李懷通、李玉潔，《中國銅鏡觀》，鄭州：中州古籍出版社，2010。
- 李孟學，《唐代團花紋鏡研究》，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9。
- 杜迺松，〈相看兩不厭—論近年新出銅鏡的意義〉，《典藏古美術》第104期，2001年9月。
- 沈從文，《唐宋銅鏡》，收入《沈從文全集》卷廿九，太原：北岳文藝出版社，2002。
- 房玄齡等，《晉書》，台北：鼎文書局，1990。
- 《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藏鏡圖錄》，和泉：和泉市久保惣紀念美術館，1985。
- 邱國峰，《墓誌與其書風的思考—以六至七世紀入華粟特人墓誌為例》，台北藝術大學美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10。
- 保坂三郎，《古代鏡文化の研究》，東京：雄山閣，1986。

- 持田大輔，〈隋代・初唐期における銅鏡の分類と編年〉，《早稻田大學會津八一紀念博物館研究紀要》第 11 號，2009。
- 施安昌，《唐代石刻篆文》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1987。
- 洛陽博物館，《洛陽出土銅鏡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8。
- 秋山進午，〈隋唐式鏡綜論〉，《泉屋博古館紀要》第 11 卷，1995。
- 孫起，《古代墓誌通論》，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03。
- 徐殿魁，〈唐鏡分期的考古學探討〉，《考古學報》1994 年第 3 期。
- 神田喜一郎，《書道全集》第 7 卷，台北：大陸書店，1976。
- 祝嘉疏，康有為，《廣藝舟雙楫疏證》，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85。
- 常智奇，《中國銅鏡美學發展史》，西安：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0。
- 張同印，〈唐代篆、隸的繁榮及其局限性〉，《首都師範大學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1998 年第 1 期。
- 梁上椿，〈中國古鏡銘文叢譚（續）〉，《大陸雜誌》第 2 卷第 5 期，1951 年 3 月 15。
- 梁上椿，〈中國古鏡銘文叢譚〉，《大陸雜誌》第 2 卷第 4 期，1951 年 2 月 28 日。
- 梁上椿，〈隋唐式鏡之研究〉，《大陸雜誌》第 6 卷第 6 期，1953 年 3 月 31 日。
- 梁上椿，《巖窟藏鏡》，北京：育華印刷所，1940。
- 梅原末治，《唐鏡大觀》，京都：同朋舍，1985。
- 陳佩芬，《上海博物館藏青銅鏡》，上海：上海書畫出版社，1987。
- 賀忠輝，〈碑額篆書賞析〉，《書法藝術》1995 年第 6 期。
- 馮雲鵬、馮雲鵬，《金石索》，台北：德志出版社，1963。
- 黃敬雅，《李陽冰的研究》，新竹：國興出版社，1985。
- 楊守敬，《學書邇言》，台北：華正書局，1984。
- 管維良，《中國銅鏡史》，重慶：重慶出版社，2006。
- 錢坫，《浣花拜石軒鏡銘集》，收入許東方編，《金石叢刊初編》，台北：信誼出版社，1976。
- 顏娟英，〈唐代銅鏡文飾之內容與風格〉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 60 本第 2 分，1989 年 6 月。

- 魏徵等，《隋書》，台北：鼎文書局，1980。
- 羅丰，《固原南郊隋唐墓地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6。